

# 鬼 患

## 人物介紹

趙金雄：四十歲，趙公莊趙姓嫡系長門正傳之人，十二口之家之主，氣暴烈，性多疑，喜嗜酒，動輒找老婆女兒撒氣  
金雄媳婦：名杏妮，與丈夫同歲，性溫弱，生有九女，具以數碼加曼字排名，如大曼，二曼……直至九曼  
大曼：二十歲，金雄長女，剛烈善良  
二曼：十八歲，金雄次女，潑辣機靈  
金雄娘：七十歲  
董長鎖：二十二歲，大曼意中人，趙公莊雜姓人家董老強之子，回鄉高中畢業生  
趙住持：六十五歲，趙姓「傳香會」會頭，故被戲稱「住持」，專司本姓宗親香火傳代之事  
五仙婆：五十四歲，寡婦，略知醫術，傳香會特聘的接生婆，熱心多事  
老郎中：七十三歲，方圓五十華里有名的老中醫  
二賴頭：二十五歲，本莊二流子，傳香會跑腿的  
三曼等趙金雄其他七個女兒  
傳香會骨幹若干，男女村民若干

丁子江

38.5.25.生

北京大學碩士、美國普渡大學博士

經歷／

任教印第安納大學

現職／

美國加州州立科技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舞台劇劇本組第二名 丁子江

## 第一幕

〔一九八一年深秋。華北某山地趙公莊。〕

〔趙金雄家宅前院。透過房頂右側，村後的陽福山隱隱綽綽。房牆掛著許多串老玉米、高粱，煙葉和大蒜頭什麼的。靠院門左側有一個大磨盤，旁邊停著一輛飛鴿牌加重自行車。房的左側有一露天大灶和一個大水缸。挨著灶的是一個牲口棚，時不時聽到騾馬蹬蹄擻蹶打響鼻。緊挨它的房門兩側貼著紅色的對聯：

多生子子多生，多生多子多福

快發財財快發，快發快財快足

橫聯是：兒福父足〕

〔一陣兒歌傳來：

老頭子拱著老婆子扭

拱來扭去上山子口

提一只豬肘

帶一壇子酒

叫一聲娘娘

磕一腦門頭

陽火兒燒得廟門兒抖

賞一條帶把兒的崽兒狗。〕

幕啟——

〔院門外有幾個老鄉經過，大聲譏鬧。〕

——這不是金雄子的老窩嗎？真有點發勁。

——敢情。

——可菩薩爺對這爺們留一手。

——可不是，陰氣太他媽的旺，陽氣奶奶的給擠沒了。

——金雄哥乾脆叫金雌哥得了。

——哈，十二口人，老的小的十一個不帶把兒的。

——聽說金雄的娘兒們又大肚子了。

——好傢伙，又要添一個，加在一起十二個帶洞的了。

——十個崽，那計劃生育不泡湯了。

——早些年，多一個崽多一分口糧，還圖個多子多福，想帶把兒的，誰不玩命下崽。

——前些年，上頭壓得緊，扣工分，金雄娘們的肚子著實歇了一陣子。現如今關單幹，誰計劃誰呀。

——瞧這門上還掛面鏡子。

——懂個啥，那是驅陰鏡。

——好傢伙，門外還有一個大石鎖。

——那叫護陽鎖。

——誰的餛主意？

——還有誰，咱趙姓傳香會大住持唄。

——把你這個王八驢扔進去，你就享透福了。

——求爺們把俺扔進去吧！

——好勒，咱哥幾個把這個多長一條腿的大種驢扔進去吧！

〔七手八腳加雜一陣哄笑，一個混小子被扔進了院門，摔了個狗啃地。〕

聽到響動，五仙婆從屋裡趕出來，她雖然五十多歲了，但保養得很好，仍像半老徐娘，眉眼中一股風騷。〕

五仙婆：哟，二賴頭兄弟，哪陣風把你刮進來了？

〔二賴頭尷尬地爬起，吐掉噙在嘴裡的灰土，清了清嗓子。二賴頭其貌不揚，亂糟糟的頭髮像糞桶蓋扣在腦瓜上，不知哪搞來的中山服上繫著一條大綁帶，蹬著涼鞋的脚穿著長統襪子，並把抵襠褲脚用襪套裹上，遠處看像穿了一雙高腰靴子。〕

二賴頭：這不是五仙婆麼？是您老的仙氣把俺吸進來的。

〔他說著湊近五仙婆，賴不唧唧地伸手摸她鼓鼓囊囊的大乳房。〕

二賴頭：您老看上去還這麼少性水靈妙齡，讓人看了心裡身上癢麻麻的，褲襠裡得安一台烘乾機。

〔五仙婆半嘆半喜，半真半假，用手敲了下手二賴頭的腦門。〕

五仙婆：甯給奶奶我臘月生崽，凍（動）手凍（動）脚，放規矩點，奶奶我知道你賴脾氣賴心眼賴褲襠，見了母豬都繃不住火……

二賴頭：（擠眉弄眼）誰見了您都繃不住。

〔五仙婆用脚踢了踢二賴頭的襠部〕

五仙婆：甯他媽夜壺鑲金邊——嘴兒值錢。讓奶奶高興點，說不準給你說上個傻妞愁丫頭什麼的，讓你這賴勁有地兒使。

二賴頭：（作揖不已，直吸溜哈拉子）那敢情拜託您老了，要不怎麼著俺這傳香會幹事自個兒就絕他娘的後，真奶奶的

讓老天爺笑咱趙公莊的男人全都被閹掉球兒了。

〔他說著，下意識護住自己的襠部。〕

五仙婆：（緊張起來）二賴頭，別他娘的一瞅糞堆兒就扎坑。現如今世道才有一點變，你就到褲襠裡摸腦殼去了。用屁股想想都明白，咱傳香會還暗地裡發展。

二賴頭：咋啦？

五仙婆：別看咱傳香會過去紅火了百來年，土改後大住持不是被鎮壓了，後來又偷偷小玩鬧。十多年後，新住持也被抓了起來，傳香會骨幹不是都被鬥倒鬥垮，不死也扒了一層皮。

二賴頭：那礙你啥事？

五仙婆：奶奶我被打成壞分子改造了十多年。說不定風一轉你我都得進大牢。

〔她用小指尖戳一下二賴頭的塌鼻子。〕

二賴頭：（還有點不服氣）管天管地管得了老子拉屎放屁，那些當官的哪個不想下一窩子崽，不傳香他們下崽幹什麼。

〔他氣不憤兒，一脚踢了個鐵桶光當當亂轉。〕

〔老郎中從屋裡蹣跚了出來，左手拿著老花鏡，右手拿著一隻毛筆。他一張像乾核桃皮似的臉上掛著撮花白的山羊鬍子。〕

五仙婆：（趕緊迎去）我說鐘老大夫，金姑娘們胎氣如何？（說著，扶他在灶台上坐下）

老郎中：嗯……

〔趙住持猛地竄進院門，肩上扛著一個大紙盒。他禿腦殼，沒鬍子，整個光溜溜的，滿臉連脖子黃裡透紅，像過熟的窩瓜。〕

五仙婆：（轉過身）唉！咱的大住持，著哪門子火，火燒火燎的，敢情是地震先兆，耗子蹦，蛤蟆跳，怪嚇人的。

〔二賴頭敢忙屁顛顛地扶起鐵水桶，倒扣在地。〕

二賴頭：住持爺，您老坐下喘口氣。

〔趙住持坐下，仍大口喘氣。〕

五仙婆：喝，還是跟屁蟲有眼力勁兒。（扭了兩下，湊近）說真格的，有啥讓咱聽了能蹦高撒歡的？

〔二賴頭在大磨盤上抓了一把老玉米豆嚼了起來，嘴裡叭叭直響。〕

趙住持：咱專程進城，托大情買了這新進口的男女胎檢器。

〔他邊說邊打開盒子，取出一個傢伙。〕

〔二賴頭一下子蹦了過來，五仙婆扭扭達達也湊近打量，老郎中想起身，但雙腿不力，又在灶台砸了個屁墩，索性坐穩正了正身子，裝出一付不以為然的樣子。〕

二賴頭：咋個擺弄法？

〔他撅著屁股，往驗胎器的一個孔裡直鑽。五仙婆先哈腰前探，又慌忙後退幾步。〕  
五仙婆：電著人可不是好玩的。

〔大曼抱著兩歲的九曼，二曼牽著四歲的八曼從院門進，後面亂哄哄噉噉跟著一幫子曼子們，個個手上拿著容器，剛檢秋回來。〕

〔大曼眼眸黑亮，顴骨微凸，嘴唇稍厚，胸乳隆出，一副早熟年輕女子的模樣，很讓男人動心。二曼又水靈又機靈，但身子像沒長開的嫩玉米棒子。頓時院子裡鬧成了一台大戲。〕

〔二賴頭瞅著大曼，眼都直了，但馬上醒悟，挺了胸，雙手插進皮綁帶，故意把裹著長襪的右腿翹在磨盤上。〕  
二賴頭：大曼，回來了，快來瞧，給你娘買了個洋傢伙。

〔大曼沒動，其餘女孩嘩地撲了過去，你爭我搶。趙住持趕緊站起，躲到磨盤後。〕  
趙住持：俺的娘哟，陰氣逼人，把俺的正陽之氣都吸去了。

〔他直做站椿養氣狀。〕  
〔趙金雄急沖沖進來。〕

金雄：奶奶的，鬧翻天了，一窩母崽子，快給我滾進屋裡，要不再回地裡去。

〔他操起掃帚亂舞一氣，然後扔到地上。〕

〔一幫妮子像耗子見了貓，嚇得氣都不敢喘，偷偷往院裡的犄角晃昏鑽，只有大曼二曼紋絲不動。〕  
〔金雄娘從屋裡顛頭巍巍走出，滿臉皺褶，頭髮灰白。〕

金雄娘：金雄子，甭這麼橫，一窩母崽是你前世修的，有種就再下一窩公崽。  
〔五仙婆忍不住偷偷捂嘴笑。〕

五仙婆：〔轉身〕大娘，您就別火上澆油了〔又向著趙住持〕咋個用法，你就說說嘛。  
〔趙住持收住站椿狀，咳了一聲，指著那件傢伙的一個孔。〕

趙住持：可複雜了。把金雄媳婦的尿液血液汗液還有哈拉子液四液混合一塊兒倒進此口，打開第一個開關，裡面轉動一個時辰，再打開第二個開關一個時辰，再打開第三個開關，二十四個時辰後，右上方的指針指在愛父〔F〕還是

愛母〔M〕上，這是洋字。〔一拍腦袋〕俺都搞糊塗了。哦，記起來了，愛父就是女的，愛母就是男的。  
二曼：〔大聲尖叫〕愛父就是女的，咱九個妞都愛爹，爹咋不愛咱。

金雄：〔一瞪〕你瞎嚷嚷什麼？  
五仙婆：〔把二曼拉到一旁〕馬槽裡驢插什麼嘴？

〔有人在院外大叫：金雄子。趙金雄跑出院門，在場的人都隨其身影往外張望。〕  
——他三大伯，您有啥事？

——你把驅陰鏡沖著俺家，把你家的晦氣都散到別人那兒去了，這不是別人墳頭上拉屎，臭別人祖宗嗎？得，咱也缺德對缺德，瞧，咱門上也有面鏡子，叫避陰鏡。

——看您說到哪兒去了。

〔趙住持聞言也忙竄出院門。〕

——他三哥，您別發火，一筆寫不出兩個趙字，咱還是同一個祖宗。您家有五個大小子陽氣太盛，有陽無陰也不為太吉利，散點兒陰氣過去，對您家大有好處。俺尋思，您準為小子們個個娶上好媳婦。

〔五仙婆也跟着出去，也勸說了點什麼。金雄滿臉惱怒走回，趙住持和五仙婆跟在後面。〕

五仙婆：金雄子，別往心裡去，那三楞子人老心糊塗，他掛上避陰鏡，敢情是散陽鏡，往你家這頭一照，整兒個為你家摻和點陽氣嘛。

二賴頭：〔搭腔〕五仙婆這話在理。

〔董長鎖進院，他穿一身藍色軍便服，顯得很結實又很文氣，在村裡算是與眾不同的精神小伙子。〕

長鎖：二賴頭，你這傢伙年紀輕輕的淨瞎扯迷信〔向大曼走去〕。大曼，給你帶來了經濟昆蟲養殖講義。

〔二賴頭瞧長鎖和大曼怪親暱的，醋意大發，惱羞成怒。〕

二賴頭：嘿，姓董的，不知誰的褲襠破了，把您露出來了。這是咱趙家的地兒，別擺什麼高中生的臭架子，你他媽龜頭硬，咋撞不開大學的門洞，還不是跟咱只念過初小的爺們一個操性。

長鎖：〔年輕氣盛〕姓趙姓董都是中國人，大家平等，咱沒考上大學，可憑咱這頭腦和一身力氣，路子多著呢！明兒個咱就到縣裡參加訓練班，咱走著瞧。

〔金雄在旁聽了一會兒，便有氣向大曼出。〕

金雄：大曼，給俺滾進屋去。

〔大曼不動。〕

五仙婆：〔先把長鎖拉一旁，悄聲說〕長鎖侄子，文化人別跟二賴頭那樣的文盲一般見識，好狗不咬賴狗毛。

〔聽得董長鎖直皺鼻子。五仙婆接著把二賴頭也拉到一邊悄聲說。〕

五仙婆：賴頭侄兒，您是咱趙家的正經後生，別跟外來的狗咬架，咬來咬去一嘴毛，真沒德性。

趙住持：〔忙打岔〕鐘老大夫，金雄媳婦胎氣怎麼樣？

五仙婆：喲，嚇昏頭了。鬧了半晌，還沒扯到正題呢。鐘老大夫，到底怎麼樣？

〔老郎半天無人搭理，正自覺沒趣，現受矚目，忙正正身子，捋捋鬍子，先把毛筆往眼上戴，但戴不上。〕

五仙婆：〔上前〕您老戴錯了，老花鏡在您那隻手。

〔老郎中尷尬地忙把左手上的老花鏡戴上。〕

老郎中：金雄，你過來。一年前，你問我怎樣才能養男胎，我說過幾條，你都做到了嗎？

金雄：（搔耳撓腮）嗯……

五仙婆：俺都給您記著哪。這第一條是，要想生男崽，十五天內男的吃好喝好，壯陽固精，男方喝大十鞭湯，女方喝小

十鞭湯，第十五天夜裡公母倆只許合炕一次，然後分被窩睡，下一個十五天內不許合炕，如有孕不許合炕。

老郎中：（沖著金雄）您都做到了嗎？

金雄：（吱吱吾吾）做……做……

二賴頭：可不是，過去金雄哥和咱金雄嫂沒早晚亂合炕，所以老生不出帶把的。

五仙婆：去，二賴頭，這兒沒你放屁的地兒。

二賴頭：（不服氣）只有你放屁的地兒，真他媽小看人。

〔二賴頭走到屋檐下，抓了一根白菜就咬，二曼見了叫起來。〕

二曼：賴頭哥，您一會兒工夫就吃了咱家的老玉米、茄子、白菜。

五仙婆：他除了四條腿的板凳、兩條腿的死孩子不吃外，什麼都他媽的吃。

老郎中：這第二條……

五仙婆：對，第二條是蓄精氣，固陽氣，養胎氣，什麼補來著？（抓頭苦想）

老郎中：（悠悠哉晃著腦袋）以水補，食補，氣補，血補，心補等五大補以養母體胎氣。水補即多飲各類保胎湯汁，食

補即吃各類保胎飯菜，血補……（話還沒說完）

五仙婆：（不耐煩地打斷）鐘老大夫，您說的這些我都親自叮囑做到了。

老郎中：（又晃了晃腦袋）第三條……

五仙婆：（又打斷）沒錯，您老放心，這第三條也做到了。

趙住持：（把五仙婆拉到一邊）這第三條是個啥呀？

五仙婆：（對他咬耳朵）不瞞您說，俺也記不住了。得了，甭記了。（又面向老郎中）您就說說現在是個啥情況。

老郎中：經過鐘某望聞問切，這媳婦的胎位似乎不算太正，吾恐補了其餘唯獨忽略她的心補問題。懷胎期間，心情不得

鬱悶，不得受過多刺激驚擾，環境不得過於鬧雜。

五仙婆：金雄子，你有沒有像以前那樣老氣你媳婦，有時還動手動腳。

金雄：（很硬氣）俺沒……

二曼：（勇敢地）前兒個俺爹還用飯碗砸俺娘……

金雄：（暴怒，脫下鞋子就要打二曼）日你娘的！

二賴頭：（阻擋）金雄叔，別急，你日她們的娘就在理了（轉身做個鬼臉），咱金雄叔的活兒就是日她們的娘，不算罵人

帶葷字。

五仙婆：（譏諷）二賴頭，你咋這麼賴，真的是拎起來一長串兒，擱下來一大堆兒。

二賴頭：（納悶）咋說的，啥是拎起來一長串兒，擱下來一大堆兒？

趙住持：（竊笑）賴頭侄兒，你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那是豬腸子。

二賴頭：（自笑）嘿嘿，好你個老妖婆，敢踩乎咱爺們。

五仙婆：（走到衆人前）得啦，鬧過癮了吧！正事還沒完哪。哎，鐘老大夫，您看……

老郎中：胎動似為男胎，但時快時慢動速不勻。

五仙婆：（自詡行家）俺尋思八成是個帶把兒的，小拳頭戳著他娘的肚皮鼓繃繃。您瞧金雄媳婦那臉皮，皺了八啣的，

您沒聽說，生男崽，面皮歹，生女娃，顏如花。懷個帶把兒的當娘的臉就成蛤蟆皮了。

大曼：俺娘吃酸的吃邪乎了。

五仙婆：那可是生男的，酸男辣女嘛。

二賴頭：（向著趙住持）咱的住持爺，咱傳香會可沒少折騰，咱抬著金雄嫂上過九次陽福山送子娘娘廟，燒大香磕大頭，

十八次上祖墳祭祖先保佑。每月殺一隻公雞，把雞血灑在金雄院四周……

趙住持：金雄是咱趙公莊趙姓嫡系長門正傳之後，他家的香火對整個趙姓大家族關係重大，金雄從他爺爺起三代單傳，

香火日弱，咱趙姓族人人人揪心。

（老郎中想起身，雙腿無力，又在灶台上砸了個屁墩。長鎖和大曼忙過去相扶。）

老郎中：（顫顫巍巍）老身告辭。十月懷胎，一朝分娩，再過一個月這崽就要出世，切記這五補之說，尤其注意心補……

五仙婆：您老就把腸兒肚兒擱踏實吧！

（衆人顯出恭敬的樣子送老郎中出門。）

（正在此時，兩人販子闖進。）

〔人販子甲身材矮胖，大背頭，粗聲粗氣，帶著某種怪口音。〕

人販子甲：這是趙金雄家嗎？

金雄：（困惑）俺就是趙金雄。

〔人販子乙細高身材，瘦黃臉配著油亮的分頭。尖聲尖氣，也帶怪口音。〕

人販子乙：我們二人是從南邊來的，是南北人才交流公司的。

二賴頭：啥？啥公和私的。

〔人販子乙遞上一張名片。〕

人販子乙：為了使南北人才互流，特到此挑選優秀女子到南邊發展。



〔趙住持一見來人趕緊往牲口棚躲去。〕

二賴頭：去幹啥行當？

人販子乙：（擠了擠豆眼）一舉三得，我們南邊有許多先富起來的個體戶缺人手，尤其缺能幹活又聽話的姑娘，去了有錢賺有活幹有好夫家漢。

人販子甲：（性急地）在縣裡劉利發介紹我們見到了趙住持，據他說此地有個叫趙金雄的，家有九千金，陰盛陽衰，須散陰聚陽，我們南邊正缺女子，正好互通有無。

五仙婆：（四周環顧）住持爺上哪兒去了？

〔她一眼瞅見趙住持躲在牲口棚的柱子旁。〕

五仙婆：（啞然失笑）您縮在這兒幹啥？看上裡邊的騾子啦？這騾子非雄非雌，是驢和馬的串秧兒雜種，用不著傳香。走，您熟客來了，您跟人做了人口買賣也不跟咱透點風聲。

趙住持：（不情願地走過去）二位來啦，對不住。俺剛從縣裡趕回來，還沒來得及跟金雄侄合計。二位既來，就小住幾日，咱再從長計議。

二賴頭：（對二人販子）二位要想買人兒給多少錢哪？

人販子乙：（忙辯解）我們不是人口買賣，是人才交流。

五仙婆：（不留情面）得啦，別當立牌坊的婊子了。

二賴頭：敢情，把咱當褲襠裡的傻老二。怎麼著，您甭脫褲子俺都清楚您屁眼裡長啥樣痔瘡。什麼人才交流，你們是拐賣俺莊的漂亮妞兒給南邊的傻球們糟蹋。

〔他越想越緊張，趕緊跑過去，張開雙臂護住大曼。〕

董長鎖：（忿然變色）你們無法無天，敢當人販子，跟我走！

金雄：（大發脾氣）你們都滾，關你們鳥事！俺的閨女，俺想咋幹就咋幹。

〔二曼跑進屋，扶金雄娘出來。〕

金雄娘：（氣得發抖）金雄子，你想幹啥，賣自個兒閨女？！要賣先把俺這把老骨頭賣掉！

〔她說著操起拐杖向金雄掄過去。〕

五仙婆：（上前）喲，哪能把咱老祖宗賣掉，就是把南邊那些爺們的老祖宗都綁成一嘟嚕來換，咱也不換，您老息息怒。趙住持：大娘，這也是為咱趙家好，閨女們窩在咱這窮山村，一輩子受窮，早晚橫豎都嫁人，嫁給誰嫁到哪兒還不都一個樣？南邊比咱這兒富，閨女到那兒也可開開眼長見識。

長鎖：趙大爺，您可不能這麼說，現在是自由戀愛，婦女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咱人窮志不窮，買賣婚姻是人間的悲劇。

二賴頭：趙大爺，金雄哥要賣二曼到九曼都可以，您可不能賣大曼。

〔他說完傾心地注視著大曼。〕

五仙婆：您真是痴心眼，大曼已是董家的人了，您這是剃頭挑子一頭熱。

二賴頭：那可說不準。現如今不是強調自由競爭麼？咱憑實力。

五仙婆：找沒蒼蠅的地方呆會兒去。

二賴頭：哪兒都是蒼蠅。

五仙婆：說真格的，三條腿的蛤蟆找不到，兩條腿的女人有的是，幹啥要在大曼一棵樹上吊死。

趙住持：（湊趣）說的是，要吊死也得多找幾棵樹。

五仙婆：（問人販子）這價錢咋的講，是論重量質量還是人品長相？

人販子乙：當然不會虧待你們。重量是第一參數，質量是第二參數，長相是第三參數，能力是第四參數，此外還有年齡

教育高矮等相關參數。我們帶來了計算器，我們會全面衡定，綜合衆參數論價。

二賴頭：（喪氣）狗皮貼在南牆上——不像畫（話），當男人真他媽倒霉，當女人真奶奶個球的輕鬆，躺在炕上兩腿一叉，

啥都來了，管什麼好把兒壞把兒的。

五仙婆：（嘲弄）喝，二賴頭，您還挺委屈，您算好把還是壞把？

二賴頭：（興奮）那還用說，當然是好把兒了，不信您試試。

〔衆人哄笑。站在門口還未走的老郎中連連搖頭。五仙婆臉上白一塊紅一塊，但立刻恢復本色。〕

五仙婆：（對人販子）得，您南方的母牲口要不要帶把兒的？把咱這兄弟賣那兒去當種豬種驢什麼的。

〔大伙兒又哄笑。〕

〔此時，金雄媳婦挺著大肚子歪歪斜斜地從屋裡出來，頭上箍著一條布巾，清癯的臉上毫無血色，但依稀可辨年輕時俊俏的模樣。〕

金雄媳婦：孩子他爹，你要把閨女賣了，真缺八輩子德了。

〔她說著，哭了起來，頭一暈，就要摔倒，大曼、長鎖急忙上前扶住。衆人面面相覷。〕

〔老郎中正要出門，見狀停住。〕

老郎中：（長嘆）哎！我說了多次了，蓄精氣，聚陽氣，以養胎氣，五補之中最要緊的是心補。你們瞧，這就是你們

給這媳婦的心補。這哪兒是心補，是心損嘛！

〔衆人愕然。〕

〔幕徐落〕

## 第二幕 第一場

〔一個月後，天已入冬。〕

〔趙公莊趙金雄屋內，正面靠牆一個大炕，右邊靠門的炕頭連著一大灶，平時做飯，冬天取暖，虛掩的門背面有一手持鐵錮的秦叔寶，門右邊有一大窗，透窗可看見院牆頭上的積雪和牆外光禿禿的榆樹尖。炕邊土牆上貼著正用泥土捏娃娃的送子娘娘，四周已有幾個活蹦亂跳，刺著小鍋頭，梳著小翹辮的帶把小兒子，旁邊兩行草書：「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一陣兒歌傳來：〕

老頭子拱著老婆子扭

拱來扭去上炕子頭

叫一聲害羞

幹一會渾醜

撒一陣驢瘋

鬧一夜風流

雄風兒刮得屋牆兒漏

造一條帶把兒的崽兒狗

〔幕啟。〕

〔金雄媳婦斜靠在炕邊牆上，肚子隆起，隨著身子不斷抽搐而呻吟不已。〕

〔窗外一群曼子們嘰嘰喳喳吵個不停。〕

——咱娘怕快要生了。

——不知是弟還是妹。

——再生個妹咱就更糟了。

——昨兒個爹有氣沒處撒，打了俺腦瓜子一巴掌。

——今兒個一大早爹踢俺屁股，這會兒還疼呢！

——菩薩保佑，咱娘生一個帶把兒。

——菩薩咋從來不保佑咱？

〔金雄媳婦聽了擦了一下眼淚。〕

——上次人販子來買妞子，咱還不如跟他走呢！

金雄：（惱怒）俺念你有孕在身，要注意個啥心……心補。

〔趙金雄扭身快步走出房門。有人聲從院外進來，金雄頓時換了副嘴臉腔調。〕

金雄：她六孀，您幹啥那麼費心。

六孀：金雄子，你媳婦坐月子得準備十五斤炒黑芝麻鹽，八百個雞籽兒，二十隻老母雞，十二個大蹄膀，還有河裏的活鮑瓜子，方可多出奶，養胖你那帶把兒的崽兒。這是俺炒好的兩斤芝麻鹽，三十個雞籽。

金雄：您家也不富裕，俺收幾個雞籽意思意思就行了。

六孀：門縫裏看人，把人瞧扁了。你六叔到省城賣了趟煙葉，賺了一筆，等你的小子降世俺還要送大紅包呢！你忙著，俺回了。

〔又有人進院。金雄媳婦下炕，從衣箱裏取出一個包，一件件攤開小孩用肚兜、衣褲，邊看邊掉淚。〕

金雄：三哥三嫂，你們來了。

三哥：金雄弟，俺和你三嫂窮得褲襠破了都沒針線縫。

三嫂：甭說得那麼寒酸。金雄，俺和你三哥送一條乾肉，給你媳婦養養身。你媳婦養小子，可是咱村的大事兒。昨兒個俺到張家村去，那裏的老娘們都向俺打聽……

〔又有人陸續進院，金雄和人們寒暄應酬，人聲嘈雜，不甚清楚，金雄媳婦到門邊，捂住肚子〕

金雄媳婦：俺怕死了，人們說話都像劈雷，震得俺耳聾心慌。要是生不出男崽，如何是好，俺一定尋短見。

〔她從箱子裏拿出一長條白布。〕

金雄媳婦：就用它上吊，掛在那個樑上。

〔她又從灶邊拿出一個瓶。〕

金雄媳婦：這耗子藥一年多了，不知還管用不。對了，春花死過三回，最後跳了陰界崖。

〔她好像有了主意。〕

金雄媳婦：陰界崖，那咱苦娘們的去處。春花，俺對不起你，俺害了你的前程和生命，俺願到陰間去伺候你，你饒了俺吧！

〔她神態坦然了一些。〕

〔突然，她覺得肚子絞痛，手裏的耗子藥砸在地上碎了。〕

〔她蹲在地上痛苦地呻吟。那一丈來長的本白布纏在身上，就像披麻戴孝。〕

〔她又掙扎爬起上炕，身體支撐不住，向前一栽，手扯住了那張送子娘娘捏男崽的年畫，嘩啦一聲那畫撕破脫落，那兩幅草書聯子也大半扯掉，只剩下「無後」兩字。〕

金雄媳婦：（慘叫）孩子他爹，大曼，俺痛，俺痛死了……（倒在炕上）

金雄媳婦：想當年，咱倆是高小同班同學，俺是班長，你是副班長，你爹娘給你找了個媳婦你看不上，俺家裏也給俺找了個城裏技術員，吃公家飯的，俺也不中意，咱倆還想私奔，你還記得不？

〔金雄：嗯……（便扭頭不語）〕

金雄媳婦：咱倆反對包辦婚姻，離家出走，俺娘瘋了，死了，你爹一病不起，不久去世。你那未過門的媳婦春花羞愧心死，跳了陽福山後的陰界崖。

金雄：盡提那不吉利的事。

金雄媳婦：俺爹你娘都挺開通，總算成全了咱倆。俗話說，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咱倆算是有情的了。俺真後悔，你要是和春花也不至於像今天（領首欲泣）。

〔金雄從炕上慢慢下地，望著送子娘娘的畫。〕

金雄：俺爹臨死前對俺說：兒啊！咱趙家全靠你續香火了，咱給你和春花算過命，你倆生辰八字屬象相和，準能給你生個小子，但春花命短活不了五年，俺再給你娶杏妮，這不兩全齊美嗎？可俺不聽，硬先娶了你……

〔金雄娘從東屋進來，聽了一會兒兩人對話，忍不住。〕

金雄娘：金雄子，陳芝麻爛穀子的事，還提它幹啥，讓你媳婦好好歇一歇，你娘年紀那麼大了，還比你開通。

金雄娘：杏妮是打燈籠都難找的好媳婦，她的命就像那燈油都耗在你、你娘和你孩子身上。你咋沒聽說過，多一個閨女就像多一個兒子，九個妞就會有九個姑爺，個個都像長鎖那樣，多美。

〔老人用袖口擦了下眼睛。〕

金雄：俺都知道。

金雄娘：那些年你跑外當民工，一年回一趟，一趟多一個娃，多虧你媳婦裏裏外外一把手撐著這個家。

金雄媳婦：娘，您別說了，俺沒盡好孝心。

金雄娘：金雄他媳婦，你就好好歇著，俺去餵雞（出屋門）。

金雄媳婦：娘真不容易，一輩子養了十個崽，前九個也都是閨女，最後一個才是你，老人家什麼福都沒享過。

金雄：俺還不夠孝順嗎？（有點發火）

金雄媳婦：你老傷娘的心，她四十多歲守了寡，咱倆應給她個幸福的晚年。

金雄：俺知道你又想提俺娘和你爹的事了，那成啥體統。

金雄媳婦：俺爹和你娘，一鰥一寡，有了感情，他們互敬互愛，本來可以親上加親。

金雄：甭提了，這不是俺自個兒的主意，全村都反對。

金雄媳婦：啥全村，不過是傳香會那幫人。

——可不是，在哪兒挨狗咬都一樣，幹啥死呆在這兒？

〔金雄媳婦聽了身子一震，坐了起來。〕

——可這兒有奶奶、娘，還有大姐二姐。

——你咋還不明白，咱在這兒給娘帶來多大的麻煩。

——俺怕極了，前兒個夜裏做夢，娘又生了個妹，爹要殺娘和咱姐妹。

〔金雄媳婦嗚咽起來。〕

——做二不休，咱幾個也大了，不如一塊兒溜，到南邊去，掙一點錢，能孝敬娘和奶奶。

〔金雄媳婦猛一驚。〕

——往哪兒去？那兩個人口販子在鄰村買了幾個妞，早遠走高飛了。

——人販子來時，不小心掉了一個信封，那上面有地址，咱也可以到縣城找那個叫劉利發的，聽說人口販子是他勾來的。

金雄媳婦：（抽泣）老天爺，你為啥不長眼？可憐可憐俺和這幾個苦命的妞。

〔她手裏機械地縫著一件給嬰兒避邪的紅肚兜。〕

金雄媳婦：（陷入回憶）俺未過門時叫杏妮，在俺村是有名的俊妞，上過高小，那年頭在這窮山區也算個文化人，自由

戀愛，和金雄好了，拿城裏人的話說，真叫個浪漫，在山林裏追呀跑呀，誰想這二十多年一連生了九個女崽，就

像邪鬼附身。

〔她一下子扎到了手指頭，哆嗦了一下。〕

金雄媳婦：（哭訴）金雄也變了，一天到晚橫不是眼豎不是鼻子，不是打就是罵，真比那牲口棚裏的騾子還不如。金雄

一天到晚給騾子洗呀刷呀，連捨不得給孩子吃的豆也給騾子。俺想死又死不得，俺九個苦命的妞可怎麼活下去。

〔她端詳著那件快縫好的肚兜。〕

金雄媳婦：俺咋避不那邪？昨夜裏俺做了個夢，夢見一個小鬼說打閻王那兒來，要投胎托生（趕緊捂住自己的嘴），不好，

要是金雄聽到了……

屋外，金雄吆喝：一窩吃貨，還不到地裏去，把沒挖淨的白薯再挖一遍。

〔曼子們像麻雀忽地驚飛了。〕

〔金雄猛踢開門，一見媳婦帶坐炕上，下意識想發怒，一轉念，據說八成懷了個男崽，便耐住性子。〕

金雄：孩子他娘，這是她三嬸送來的大紅棗。

〔他把一包東西放在媳婦面前，自己也坐上炕。〕

金雄媳婦：（有點膽怯，但終於忍不住）孩子她爹，咱倆一塊兒在這炕上過了二十多年了。

金雄：咋啦？

〔外面人聲愈發嘈雜。須臾間，門窗晃抖，一陣狂風夾雜著雪花沖了進來。有人高叫，暴風雪來了，人們都跑走了。〕

金雄娘聲：金雄，你到哪儿去？

金雄聲：那幾隻羊在西坡頭，俺去趕回。

金雄娘聲：妮子們都在地裏。

金雄聲：甬操心，她們自個兒能回來（話未說完，人早已沒影）。

金雄媳婦：（掙扎起下炕）俺的妮子們（倒在地下）。

〔半袋煙的工夫，二曼驚叫著飛跑進屋。〕

二曼：爹……爹……

〔她看見娘倒在地，便衝過去扶起。〕

二曼：娘……娘……，六曼七曼被風刮到小東河裏去。

金雄媳婦：（慘然大哭）俺的天哪……

〔她掙扎起向門外衝去，但又摔倒在地。〕

## 第二場

〔燈亮。〕

〔當夜，暴風雪停息。〕

還是在趙金雄屋內，一切如舊，只是不見了那幅年畫，那「無後」兩字卻十分搶眼。〕

〔一陣嬰兒微弱的哭啼聲。五仙婆半臥半跪在炕上。〕

五仙婆：（笑嚷著）一個帶把兒的。

〔一旁打下手的大曼急忙遞過一塊襁褓布。趙金雄、趙住持、老郎中、二賴頭、董長鎖紛紛圍上去，驚喜非常。〕

五仙婆：（包孩子時突然又驚叫）俺的媽呀，這造的什麼孽呀！

金雄：啥事？（接過孩子，也驚叫哎呀！）

〔他要把孩子扔掉，趙住持手急眼快，一把搶過。金雄捶胸頓足，嚎啕大哭。〕

金雄：老天爺，你為啥這樣懲罰俺？

趙住持：（看著嬰兒，也大驚失色）這如何是好？

〔老郎中抖抖瑟瑟湊近，戴上老花鏡探頭一瞧，再用手一摸，沉吟良久。〕

趙住持：您看是咋回事？

老郎中：這是畸形胎，鼻子和左耳、右眼、左脖梗長在一起，左胳膊少了一半，另一半與左肋連為一體。還不知嬰兒內部五臟六腑搭配當否。

金雄媳婦：（突然爬起，嘶啞地大叫）給俺孩子！

五仙婆：（一把抱過孩子）不能給她看，看了下一胎更邪乎。

趙住持（搶過孩子，遞給二賴頭，咬著他的耳朵說）把這怪胎鬼崽扔到陰界崖下去，要不，金雄家會災難不斷，咱全村也得遭大殃。

二賴頭：金雄哥，你……

〔他抱過孩子，看著金雄，舉棋不定。〕

金雄：（把頭一扭，一揮手）快抱走，快抱走，按住持的吩咐辦。

大曼：（向二賴頭衝去）賴頭哥，你不能……

〔五仙婆一把拉住她。〕

〔金雄媳婦不知哪兒來的一股勁，掙扎下炕，要搶孩子。〕

〔金雄火起，使勁一推，她重重摔到炕上，一口氣喘不上來，暈了過去。〕

〔趙住持把二賴頭推出屋門，催其快走。〕

〔金雄娘跌跌撞撞從東屋走進。〕

金雄娘：六曼子，七曼子，你們回來吧！這是俺給你們納的鞋底兒……

〔她手裏晃著兩雙未完成的花鞋。〕

金雄：（上前扶住）娘，六曼七曼不會回來了，您小心點兒身子骨，剛才您暈過去，把您抬在炕上就沒再照顧您，俺光想著杏妮下崽了，對不住娘。

〔大曼拉著長鎖悄悄溜出門去。〕

金雄娘：都是你這沒人性的爹，不去照看自己孩子而去護幾隻羊。

五仙婆：（上前）大娘，六曼和七曼死得真冤。在陰間比在陽間少受點罪。咱女人在這個世道上有什麼福可享。

〔她頗為感傷，用衣角擦了擦眼角。〕

金雄娘：（猛然醒悟）杏妮咋的啦，崽生下來沒有？

〔衆人皆不做聲。金雄媳婦甦醒過來，呻吟著。〕

金雄媳婦：俺的孩兒。你們這些殺人犯，還俺的崽（嚎哭）！

金雄娘：（湊進炕頭）啥事，金雄他媳婦？

金雄媳婦：他們說孩子是一個怪胎，鬼崽，讓二賴頭扔到陰界崖下去了。



金雄娘：（一時呆住，好一會兒才活轉過來）祖宗，咱造的哪門子孽呀！（突然暈倒）

〔衆人手忙脚亂。〕

〔燈全暗，聚光燈打在舞台左角。〕

〔二賴頭抱著新生兒在風雪彌漫的山道上蹣跚而行。〕

〔他登上崖頂，隱約可見夜色中層巒疊嶂，山石嶙峋，積雪覆蓋，一塊巨岩上刻著三個大字「陰界崖」。〕

〔二賴頭站在崖頂，徘徊一會兒，舉起嬰兒，剛想拋出，忽然間一陣尖脆的兒啼，震得山野群峰回聲蕩蕩。〕

〔二賴頭猛收住手，風嚎夾著松濤聲，使他不禁打了個寒顫。〕

〔深谷裏仿佛響徹一個野樸沉渾的話音「積德：積德：」，二賴頭一下子跪倒下來。〕

二賴頭：祖宗，不是俺想除了這鬼崽，而是傳香會要俺這樣做。

〔兒啼聲又響起。二賴頭抱起嬰兒，頓時心慈手軟。〕

二賴頭：俺不能太缺德，俺得讓這小崽活下去（轉身又猶豫），可俺咋向傳香會交代……

〔大曼和長鎖趕到。〕

大曼：（氣喘噓噓）賴頭哥，你不能殺害俺弟。

二賴頭：（一驚）殺害你弟？

〔長鎖撲過去搶過嬰兒。〕

〔聚光燈暗〕

## 第二場

〔燈亮。〕

第二天清晨，還是在趙金雄屋內。〕

〔金雄媳婦靠在炕邊牆上哭泣。大曼緊抱著嬰兒坐在炕頭，警覺地望著趙金雄。長鎖站在她身邊。趙金雄蹲在門邊，雙手抱著頭。〕

大曼：（下炕）爹，奶奶死了，六曼和七曼也死，你就饒了俺弟吧！他長得不齊整，可還是俺娘身上掉下來的一塊肉，也是您的親骨肉。

金雄媳婦：（探身）孩子他爹，佛義上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您甭救人命，就饒你自個兒孩子一命吧！

〔「有人在家嗎？」話音未落，五仙婆從屋外走進，看見大曼抱著孩子，就直奔過去。大曼更警覺地抱著嬰兒。〕

大曼：（大聲）你不要過來！

〔金雄媳婦也拼命爬起阻攔。〕

五仙婆：（猛收住脚）你們甯急，昨兒個夜裏俺打了個盹，俺那死鬼丈夫揪住俺的頭髮，說「你不要糞堆上插香煙——缺德在冒煙，閻王爺不會饒你」，俺一下子嚇醒了。拍拍俺心房，咱五仙婆雖名聲不太好，但從沒幹過太缺德的事，後來俺一下子想起這鬼崽。得，咱拼老命也得護住這崽。

〔八曼哭哭啼啼從東屋掀開門帘進來，大曼忙迎過去。〕

大曼：八曼子，啥事？

八曼：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她們不見了，把鋪蓋也拿走了。

大曼：（戰慄）啥？俺去瞧瞧。

〔她跑進東屋，長鎖也隨後跟去。〕

趙金雄仍蹲在地上，無動於衷。不一會兒，大曼和長鎖跑回，手裏拿著一封信。〕

〔燈光暗。〕

聚光燈打在舞台左角。〕

〔二曼三曼四曼五曼背著鋪蓋卷在風雪中行進。二曼停住，望著家鄉的方向。〕

二曼：姐，奶奶，六曼七曼死了，娘又生了鬼崽小弟，爹會比前更凶，家裏沒有咱姐兒幾個的活路了，咱決定到南邊去謀一條活路，要死也不死在俺爹手裏。八曼九曼還小，姐，你就多費心照顧。小弟大難不死，多虧菩薩保佑。咱四姐妹能活下去混出個人樣，一定會孝敬俺娘。你和長鎖快結婚吧——二曼敬上。

〔聚光燈暗下。〕

〔燈亮。〕

〔大曼讀完信，悲慟不已，金雄媳婦掙扎起跪在炕上。〕

金雄媳婦：老天爺，你為啥不讓俺先死！

〔她衝下床，撲向蹲在地上的趙金雄，邊哭邊狠命搖晃著他。〕

金雄媳婦：孩子他爹，你怎麼這麼狠心？

大曼：（把嬰兒交給五仙婆，跑到門邊）爹，你比狼還要狠，咱姐兒幾個死了也不會饒過你（跑出屋門，大叫）二曼，等等我……

長鎖：（大叫）大曼！（衝著趙金雄）大叔，你要是把小弟害死，我要到縣裏告你（也跟著大曼跑出）。

〔五仙婆抱著孩子，拉住金雄媳婦，眼淚止不住流下。趙住持跑進屋，一把拉起金雄。〕

趙住持：（悄聲）金雄子，甯把事鬧大了。鬧到上面就糟了。

金雄：那咋辦？

趙住持：俺找張家村的瞎鐵嘴算了算，他說這鬼崽雖有邪氣，但不可立時鋤掉，會惹大禍。最好等你媳婦再懷崽，如能

生個小子就把他除掉，如不能再生就把他留著，好歹也是個帶把兒的。陽雖殘卻勝無。

金雄：還說啥啦？

趙住持：說你得把這棟房子改建改建，找個風水先生測一測，避邪驅陰。

五仙婆：（走近二人）住持爺，甬把事兒做太損了。好端端的一家人，眨眼間死三跑四，這樣做對得起趙姓祖宗嗎？你要再對這個崽下歹心，俺老婆子和俺那死鬼丈夫都不會饒過你。

趙住持：甬冤枉人。

五仙婆：金雄子，就是狼爹虎爹豹爹也會疼自己的崽，哪怕是一個殘廢的崽。俗話說，「虎毒不傷子」，你咋比老虎還狠。

趙住持：這老婆子咋吃耗子藥啦，這麼邪乎。（一把拉過趙金雄）甬理她，就照俺說的辦，甬告訴任何人。（又轉向金雄媳婦和五仙婆）甬瞎操心，這崽也是咱趙家的一棵苗，咱要好好養著他。

〔金雄媳婦和五仙婆交換眼色，半信半疑。此時，嬰兒大哭，尖脆的啼聲打破了屋內死悶之氣。〕

五仙婆：這鬼崽，咱就叫他小名鬼崽吧，帶個鬼字才能圖吉利（邊哄邊唱催眠曲）：

小鬼崽兒小鬼崽兒

撅著屁股上炕台

上炕台呀上炕台呀

瞧見爹娘探起來

探起來呀探起來呀

放個屁兒龍門開

龍門開呀龍開呀

臭得姥姥鼻子歪

鼻子歪呀鼻子歪呀

……  
〔催眠曲中，小鬼崽的哭啼慢慢低了下去。〕

〔幕徐落〕

## 第二幕

〔五年後。又一個初冬。〕

〔同第一幕。趙金雄家前院，院子顯然擴大，高牆擋住了過去可以看到的陽福山，整棟房子經修繕煥然一新。窗子換上了明亮的大玻璃，掛著五彩大花人造棉窗簾。房門鑲了亮晃晃的金屬邊角。原有的大磨盤已搬走，代之以一

張露天式圓桌和五把椅子，中間還頂著一把大陽傘。一輛日本鈴木摩托車停在原來加重自行車的位置。露天灶台也不見。牲口棚已拆除，換蓋成一間工作房，門外掛著一個小白牌，上寫著〈金雄五毒養殖場實驗站〉。牆邊堆著一堆箱子上寫著「實驗器皿輕放」的字樣。院門外可見一輛北京一三〇小卡車的車尾。

〔一陣兒歌傳來：〕

老頭子拱著老婆子扭

拱來扭去把錢兒擄

撈一把大頭

搗一批貨門

玩一場人情

舞一通長袖

暴發兒喜中帶點愁

盼一條帶把兒的崽兒狗〕

〔幕啟。〕

院門外有幾個鄉親經過，大聲譏鬧。

——這不是金雄子的老窩嗎？真他媽的發邪乎了。

——敢情。今非昔比，烏槍換炮了。

——瞧這小卡車，生產資料私有，地主兼資本家。

——瞧這房子的氣派，咱莊的首富。

——再來一次土改，紅旗捲起農奴戟，打土豪分田地，像咱爺爺輩那樣風光風光。

——金雄腦瓜真他媽尖，養五毒發財。

——啥是五毒？

——咳，五毒就是蠍子，蜈蚣，長蟲，還有啥俺也記不清了。

——趙金雄真個五毒俱全了。

——可不是，家裏老的小的，被他氣的氣，嚇的嚇，逼的逼，結果死的死，跑的跑，瘋的瘋。她娘、六曼、七曼死了，最小的九曼也病死，四個曼子到今兒個還不知下落。

——說真格的，他不這麼麼毒，家裏陰氣就會太盛。

——這兩年也添了倆帶把兒的。

——這是咋講？

——可不是，一個是鬼崽，另一個是入贅女婿董長鎖，要不金雄家咋能這麼發？  
——金雄媳婦又懷崽了，聽說像是男崽。

〔此時，董長鎖從實驗室裏出來，身穿白大褂，手裏拿一些儀器，聽到人聲，蹣跚到院門邊向外張望。〕

——那鬼崽好歹有個把兒。甬看他怪形鬼樣，可聰明過人，乖巧機靈，才五歲，在大姐大姐夫調教下，能掐會算，識文斷字。

——賴頭哥，好久不見了，一定又進城跑買賣了。你是鬼崽的救命恩人，今兒個咋不進去要點賞錢，順便看看舊相好。

——甬胡說，俺是鬼崽的乾哥，是要進去看看，以後叫俺大名，趙銀栓。

——是嘍！銀栓大哥。

〔二賴頭大模大樣走進院門，大有客大店小的態勢，如今他大為改觀，偏分頭，一身棕黃色西裝，大紫色領帶，腳蹬一雙高腰皮靴。一看到長鎖，楞了一下，隨即陪上笑臉。〕

二賴頭：這不是長鎖哥麼？好久不見了，聽說養殖事業挺紅火！

長鎖：（先端詳一下，不相信自己眼睛）嘿！這不是賴頭兄弟嗎？兩年多不見，聽說你在做釀酒推銷生意，發了橫財。

前幾個月報上登的喝假白酒中毒事件，跟你有關係沒有？

二賴頭：（連忙擺手）不；不，沒有；沒有，咱是憑良心做生意，上次一個合伙人往酒裏摻水，咱還跟他打起來。（憤憤不平）摻水那麼多，還摻點酒精，少弄點得了，幸虧沒人中毒。

長鎖：（搖了搖頭）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一拍二賴頭）請坐，喝點什麼？汽水，酸梅湯，還是速溶咖啡？

二賴頭：長鎖哥，以後甬叫俺二賴頭了，叫大號（遞上一張名片）。

長鎖：（看看名片）好傢伙，趙銀栓，趙公莊釀酒總廠副廠長兼推銷部經理。你們不就是五個合伙人嗎，稱得上釀酒總廠？倒挺過癮。我琢磨你們五條漢子，一個廠長四個副廠長，每人兼個什麼這個部那個部經理。

二賴頭：（得意洋洋）那是，你算說對了。除我的部外，咱總廠分生產部、業務部、公關部、原料部。產品在我的努力下，遠銷八個省市，參加六次展銷，縣裏還把咱總廠評為農村搞活典型，聽說省裏也有門上榜。

〔他更為得意，如今說起話來，比以前文縷縷得多，「俺」字全改成「我」字，不時蹦出幾個新名詞。〕

長鎖：好傢伙，刮目相看。

二賴頭：一個記者答應寫一篇報告文學，題為《窮山窩飛出了酒鳳凰》，不過這鳥記者著實狠狠敲了咱總廠一把，也值了。人家西方每年花大價錢做廣告嘛。你瞅瞅，這篇報紙還登了我的事跡。

長鎖：（接過唸）（從二流子到農民企業家——記過去人稱二賴頭的農村青年趙銀栓）（樂得差點一口氣上不來）好文章，

好題目，好樣板。現在我方才體會到佛教禪宗所謂「一闍提而頓悟成佛」的真諦。

二賴頭：（不解）啥？一善提？一會提東西就會在大風大霧中成佛爺。

長鎖：（半認真半調侃）一闍提是梵文，就是過去印度的文字，意思是說就連斷掉善根的惡人都可悟知佛義而成佛。

二賴頭：（似懂非懂）太他媽深了，沒用。啥善人惡人，菩薩賊寇，我就是俺，俺就是我。你發財了你就是善人就是佛

爺，就有人燒香磕頭，給你舔屁股都怕舔不上。過去咱趙銀栓誰把我當個人，呼來叫去，像呲喝狗。現如今，到哪兒去，人家趙先生長趙先生短，就像狗見大肥肉。真是人狗顛倒，人變成狗，狗變成人。特別是那些小媳婦大

妮子騷娘們（學女人撒嬌狀），「俺的銀栓哥」。

五仙婆：（五仙婆從屋裏出來，對著二賴頭打量半天。）

長鎖：（糾正）不對，您得叫「俺的銀栓侄兒」。

五仙婆：可不是，瞧俺給屁股踩不上脊梁。（上前，用手指彈了一下二賴頭的腦門）俺的銀栓侄兒，瞧您這頭髮梳得油光

賊亮的，蒼蠅落蹄都得滑個跟頭。（上下打量）這身洋皮還真夠招人，甭說您了，給狗套上人見了也得敬讓三分。

二賴頭：（有點飄然，但也覺出兒損勁）嘿！我的仙婆姑，您真是母豬打營養針——更發福了。可惜滿臉雙眼皮兒，該

用電熨斗燙燙，趕明兒我免費送一個。

五仙婆：（有點氣，但轉念）銀栓侄兒，一言為定，俺家正缺個電熨斗你要是不給，俺還叫你二賴頭。

二賴頭：（忙擺手）得，得，當然給當然給，還給您一瓶護膚潔皮保顏霜膏奶。這玩意兒靈極了，就是給母豬皮抹上，

都會變得細軟光滑，像小妞的嫩屁股蛋。

〔五仙婆扭身去打二賴頭，二賴頭趕緊護住小分頭。大曼從屋裏出來。〕

大曼：喝！賴頭哥！

長鎖：（再次糾正）應尊稱銀栓哥。

大曼：（捂嘴）對不起，聽說你春風得意，事業發達，有啥好經驗給咱傳授傳授。

二賴頭：（倍受青睞，立作正經）沒啥經驗，教訓不少。這商場如戰場，要勇更要謀。我馳騁疆場這麼幾年，總結了四

個詞。

〔他又拿出那張報載文章遞給大曼。〕

二賴頭：這是報章登我的事跡。

〔大曼一看，差點背過氣去，趕緊轉身裝咳嗽。〕

大曼：（忍住笑）你說說哪四個詞。

二賴頭：（如數家珍）這第一是「眼力準」，看準機會就不放過。比方說，一大堆老玉米粒中有一粒珍珠，你一眼就得看出。

大曼：第二呢？

二賴頭：這第二是「腦子活」，靈活多變，哪兒有利就往哪兒去，打一槍換個地方，拉泡屎換個茅坑。甯只瞞著一奶頭嘍，多找幾個奶頭。

〔他順手往五仙婆胸脯上一抓，五仙婆一躲，脫下繡花鞋就打，二賴頭忙躲身。〕

二賴頭：對不起對不起，摸錯地兒了。

大曼：（忍住笑，捂住肚子）往下說往下說。

二賴頭：（又正經起來，清清嗓子）要多找幾個奶頭嘍，奶頭越多越好。

〔他突然用人們所熟悉的某個曲調唱起“哪裏有奶到哪裏去，哪裏奶多那安家”。〕

〔大曼三人笑得前仰後合。〕

長鎖：（繃住笑臉）那第三呢？

二賴頭：這第三是“出招快”。古時候有個老孫頭說，兵貴神速。常言道，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做生意就像玩妞，王八瞪綠豆對上了眼了就勾，勾上了就往炕上樓。

〔他又往五仙婆那裏伸手，嚇得她趕緊躲得遠了一點。〕

二賴頭：速戰速決，這妞的眼就像猴屁股，定不住，轉眼就跟別的漢子上炕了……

大曼：（見說得難聽，忙打斷）好了好了，咱聽這第四條。

二賴頭（頗為自信）第四最重要，就是“心要狠”。俗話說，無毒不丈夫，既然商場如戰場，就要兵不厭詐，不擇手段，趕盡殺絕。人家洋人那一套在咱這兒行不通，什麼講信用，長遠利益，都是鼓風機前放屁，聞不著味，這年頭說變就變，得撈就撈……

大曼：這不是一錘子買賣嘛，是商家大忌。

二賴頭：就得做一錘子買賣，不拉回頭客。你想想，咱中國那麼大，嘴臉那麼多，一人嚐一口試一次，你就發上天了。

大曼：喲，這可有點玄。

二賴頭：咱做買賣就像黃花魚，從牢房溜邊而過，甯栽進去當囚犯，也甯裝喜人。一句話，做生意就像你們家養的五毒，應五毒俱全，以毒攻毒。

長鎖：我說兄弟，把咱給捎上了。

二賴頭：哦，俺瞎掰乎半天，真是關帝爺面前耍水果刀。聽說你們人工養殖的蠍子遠銷日本港台東南亞，連大首長都來預購，一道炸蠍子大茶，幾百來塊錢，這可是真的？

大曼：（不無自豪）多虧長鎖鑽研經濟蟲類養殖技術，我們養殖蠟子蜈蚣等經濟價值的確很高，好幾家大廠商還有外資要和咱合作……

長鎖：（誠懇地）銀栓兄弟，這陣子咱倆都先富起來了，不少鄉親光景也好多了，還有許多鄉親僅願個溫飽，咱能否給村裏出點力……

二賴頭：咱這一帶是窮山惡水出刁民，娘的，賴狗扶不上牆……

大曼：銀栓哥，可不能這麼說。

五仙婆：（可逮住機會報復）喲，咱銀栓侄咋沒人扶自個兒就上牆了。

二賴頭：他五孀，您放心，您可不賴，是條好的，咱拼老命也得把您扶上牆。

大曼：得，您二位甬鬥嘴了，說正經的。

二賴頭：（把長鎖和大曼拉一邊）對，咱們談正經的。

五仙婆：喲，您那開襠褲還是俺給縫上……

大曼：得，五孀，就甬跟銀栓哥沒完了。

二賴頭：（正經起來）聽老一輩說，咱祖上時這一帶山清水秀……

長鎖：你說得對，據縣志記載，這一帶林產豐富，除木材外，還盛產梨、桃、蘋果、板栗、核桃等經濟作物。

幾十年來，政策太糟，什麼向高山要糧，伐木開田……

二賴頭：可不是，愚公移山，見天幹的就是把人家山西大寨的虎頭山搬這兒來，沒早沒晚的往山上扛石頭壘梯田，盡他媽幹嫌煤球黑想把它洗白的活兒。

五仙婆：銀栓侄可長學問了，從來沒說過這麼在理兒的話，這兒的大老爺們誰不偷砍林木，那些樹還沒成材就被砍下偷賣，要不干脆就燒掉，把咱趙公莊的風水都毀了。

大曼：風水？

五仙婆：（學著風水先生的腔調）咱趙公莊後有陽福山，上有龍鳳二峰，本長滿林木，可使遠處上來之風減緩分岔，又使下來之氣緩沖舒諧，與龍鳳二合為渾元精氣，這幾十年，龍鳳失媾，陰陽失和，災變不斷……

大曼：五孀，您別迷信了。

二賴頭：五孀不迷信，還能尊為五仙婆？

大曼：銀栓哥……

二賴頭：得，再說正經的。前二年上有政策，承包林子，每人包一塊，滑頭的心說，既然分給咱，咱就明著砍，用不著偷雞摸狗了；那實心頭的莊戶人家真當回事來照料林子。那滑頭的笑話實頭的“還不砍，到時政策一變，一收回林子，你他媽褲襠裏球都飛了”。（賣關子）你猜咋啦？



五仙婆：咋啦？球真飛了唄。

二賴頭：您可真是仙眼吹仙氣兒。不久上面政策又變了，說是分林到戶，有人亂砍，幹脆收回。這下子滑頭的樂得直蹦高，實頭的可薦兒傻眼了。

大曼：這不是瞎折騰嗎？

二賴頭：更鬧的還在後面呢。上面一收林，大伙兒便接著加勁兒偷砍，林子更不成樣了。上面一看沒法子，又分林到戶。

這下可絕了……

五仙婆：（接話茬）這回實頭的也不願再吃虧，分給俺俺就快砍，要不又要收回……

長鎖：（長嘆）唉，真是你有政策，我有對策，惡性循環不已，生態平衡破壞，水土流失嚴重，百姓愈加貧困。

〔衆人都沉默不語。〕

〔老郎中從屋內走出，左手拿著老花鏡，右手拿著毛筆，步履雖比以前踉蹌，但神態還算矍鑠。〕

五仙婆：（迎上，把他扶在椅子上）鐘老大夫，金英雄婦的胎氣咋樣？

〔老郎中剛要搭腔，趙住持低著頭，火燒火燎地衝進院，差點撞上摩托車。他穿著一身中山裝，禿腦殼上頂著一頂鴨舌帽。〕

趙住持：（拍拍摩托車）這電屁驢子可真礙事。

五仙婆：咱這大住持爺，真是老漢不減當年勇，熱心咱趙姓公益事業，咱莊正式成立趙姓宗親會，您成了咱的第一任

大會長，真是勞苦功高。

二賴頭：（忙陪笑臉）住持爺，晚任失禮了。

〔趙住持從腦殼上摘下帽子擦汗，光溜溜的禿頭顯然營養良好，紅漲得發紫。〕

趙住持：累死俺了，剛才接待了一個縣裏幹部陪著來的美國女學者，說要研究中國哈北方農村的宗族活動。

五仙婆：喲，真了不起，咱趙公莊國際知名，真是尿殼螂坐飛機，臭……不對，是花蝴蝶坐飛機，香氣飄萬里。

趙住持：（瞪了她一眼）甬瞎咋呼，說話一點也不中聽。

二賴頭：可不是。老烏鴉唱山歌，誰聽誰起雞皮疙瘩。

〔趙住持聽到有人幫腔，眼一斜，瞅見二賴頭。〕

趙住持：賴頭侄兒，你眼下發了財，又是咱本姓後生，過去沒錢就出力，現在有錢就出錢，你得贊助咱宗親會。

〔他從兜裏拿出一疊紙。這時，趙金雄也從外面進院。〕

趙住持：對，還有你金雄侄兒。你們都發財了，來，填個數目，算是本姓贊助人。咱宗親會還要立個功德碑，刻上您二

位的功德大名。

〔他給二人每人一張捐款表格。〕

金雄：（很痛快，把表格遞給大曼）你們看著辦吧！

二賴頭：（有點不情願）我得自己看著辦了。

趙住持：（不滿地瞪他一眼）幹啥下不是屁股上不是臉蛋兒的。（眼一斜，又看到老郎中）鐘老大夫，金雄媳婦胎氣如何？是公的還是母的？

〔老郎中被冷落了，正沒趣，又受矚目，忙正襟危坐，拿著毛筆往眼上戴，但戴不上。〕

五仙婆：（忙提醒）您戴錯了，老花鏡在您那隻手。

〔老郎中尷尬換戴左手的花鏡，但哆哆嗦嗦，怎麼也戴不好。大曼過去幫了一忙。〕

老郎中：這媳婦胎氣頗佳，該是環境、條件改善，營養良好，精氣陽氣胎氣俱盛，據各種狀況看，此胎定是男胎，胎位也正。

五仙婆：可不是，據俺看，金雄媳婦懷的準是個帶把兒的崽。

〔大曼和長鎖互看一眼，好像擔心什麼。〕

趙住持：（一拍腦門，大為興奮）太好了，咱趙姓人家發大財，香火旺，乃祖宗洪福。

〔院外傳來一群頑童的哄鬧聲。〕

鬼崽身鬼崽臉兒

歪鼻子大斜眼兒

糟耳朵爛嘴邊兒

尖腦殼黑斑點兒

缺胳膊少脚尖兒

鬼崽禍鬼崽險兒

接著聽到那幫頑童扔石子甩土坷垃的聲音，鬼崽被砸得大哭起來。接著聽到八曼的叫罵。〕

——你們這些狗崽子，就會欺負人，你們狗爹狗娘咋下了你們這些王八羔子！

〔又聽到八曼和頑童們撕扯扭打的聲音。大曼、長鎖、二賴頭和五仙婆慌忙跑去。一幫頑童做烏獸散。〕

——這些狗狼養的，真狠心，打成這個樣子。

——快包紮，流了那麼多血。

——不行，得送衛生所。

〔一陣脚步声迅速跑遠。〕

五仙婆和二賴頭回到院子。〕

五仙婆：（看見金雄麻木不仁，責怪）怎麼著，還是你的崽，怎麼從來不操點兒心。這孩子又聰明又乖巧，你不要就過

繼續給俺好了。

二賴頭：（也幫腔）金雄哥，鬼崽我瞧著都心疼，我還是他乾哥。瞧（從提包裹拿出個小紙盒）這是我給鬼崽帶的學習用具。

〔金雄媳婦挺著大肚子從屋裏出來。從面色看，營養尚好，但神態不算精神，頭上繫著一根布條。〕  
金雄媳婦：（難過地）鬼崽又受欺負了？

五仙婆：（扶住她）不打緊，長鎖他們送他到衛生所去了。

金雄媳婦：（仰頭望天，自語）老天，祖宗，這是怎麼回事，為啥孩子們起小就無禮無規。

二賴頭：（接話題）可不是，人人都說咱中國是禮儀之邦。我在外面一遭，到處對殘障人不仁義。人們都欺軟怕硬，見了紙的壓不住火，見了橫的火上不來。說也慚愧，我小時候打瞎子罵聾子要癩子戲傻子，拆寡婦門兒扒絕戶墳兒，往老光棍鍋裏拉巴巴。

五仙婆：瞧，這不是，頭上長瘡腳底兒流膿，壞透頂壞到底兒了。

二賴頭：咱壞？可咱發現許多人比咱還壞，咱再壞也壞不到他們那麼高的水平。（一看錶）好像伙，這麼晚了，還得見見七大姑八大姨，人人孝敬一番，要不都罵我是見利忘恩的賴皮狗。（把小紙盒遞給金雄媳婦）這是我對鬼崽弟的一點兒小意思，不成敬意，笑納笑納。（大步走出院門）。

五仙婆：（大叫）銀栓侄兒，別忘了電熨斗和那什麼護豬皮膚。

二賴頭：（扶著院門回眸）一個也忘不了。（自言自語）發一點兒財掉一層皮兒。（離去）

老郎中：（也起身）老朽也告辭了。

〔衆人把老郎中送出院門。〕

老郎中：再說一遍，別忘了這五補之說，尤其是心補。

〔趙金雄不語，僅點了點頭。〕

五仙婆：您老放心，沒錯，鬼崽的教訓，誰敢再犯。您老慢走。

〔老郎中離去。〕

五仙婆：（回身）金雄媳婦，您就甭操心，那麼多狗爪豬蹄的，還用您費手脚。您就進去歇著吧。

金雄媳婦：（心中甚痛）她五孀，養殖場越辦越紅火，多虧了長鎖和大曼。這兩口子有文化又能苦幹。唉！眼下就是缺幫手，俺也不能幫上個忙。要是二曼幾個不走了，六曼她們也沒死，俺家能多幾個幫手，也不會顯得那麼冷清。

五仙婆：（勸慰）說得是，那麼多曼子，要是都個個拉回像長鎖那樣的姑爺，你們不知紅火成啥樣了。

〔她看見金雄媳婦在擦眼淚，忙打岔。〕

五仙婆：嗨！真是哪壺不開揭那壺，侄媳婦，二曼她們混好了，準會孝敬您的。聽說南邊鬧得比咱這兒邪乎多了。許多暴發戶高樓大花園都建起來了，跟香港那邊差不多。

金雄媳婦：俺也不指望她們大富大貴，只盼她們平平安安，圖個闔家團圓。

〔她瞧見趙金雄和趙住持坐在圓桌旁嚼咕什麼，頓生疑慮。〕

金雄媳婦：她五孀，俺一瞧金雄和他大爺在一起，心裏就打鼓，好像要有什麼禍事。

五仙婆：他們爺們有爺們的事，咱娘們甭管那麼多。

金雄媳婦：（仍憂心忡忡）俺擔心鬼崽，打出生落地，他父就沒個笑臉。他爹一回家，鬼崽孝敬極了，送茶遞煙端洗脚

水，偷偷塞給他點兒好吃的，他說要留給爹。

五仙婆：真是窮家出孝子呀！

金雄媳婦：這崽才五歲，就一癩一拐地幫俺做飯打水掃院子，還幫他大姐大姐夫做這做那。外邊挨打了，也不言語一聲，

可他爹鐵石心腸，鬼崽端的飯他不吃，說是吃了傷身。有一次哪兒不對勁兒了，一脚把鬼崽踢到柴木堆裏，

鬼崽死了過去，到衛生院搶救縫了十多針。

五仙婆：（接腔）俺一輩子沒見過這麼聰明的孩子，背唐詩學算帳，認得好幾千字，聽說開始讀《三國》《水滸》什麼的

了。

金雄媳婦：是真的。長鎖說，自個兒的墨水倒給他都快不夠了。逼著他自個兒也得多學點。要不，這大姐夫怎麼當。這

孩子太靈了，越靈俺越害怕。他爹說這崽鬼氣太強，是妖孽托胎，凡人沒那麼精靈。

五仙婆：他可是人們說的神童。要能上學堂，準能成大才。

金雄媳婦：（更加揪心）上學堂，那些學生崽們準把他折磨死。俺不能讓他離開，有大姐大姐夫和八曼姐在，他還能湊

合活下去，離了他們，俺的鬼崽早死了不知多少回了。老天，人心咋這麼壞呢！

五仙婆：（心疼地說）俺沒兒沒女，鬼崽就是俺的親孫子，俺拼老命也要讓他長大成人。

金雄媳婦：俺担心肚裏這個崽要是男的，鬼崽日子更不好過，會有什麼禍事降在他頭上。

〔她往兩個男人那邊擔心地看著。兩個男人正低聲商談，金雄緊鎖著眉眼，雙手敲打著腦側。趙住持執意地勸說著什麼〕

五仙婆：別想那麼多，鬼崽有神靈保佑，惡人奈何不了他。

金雄媳婦：俺常常夜裏做惡夢，有一回夢見（看了看趙住持）有人拿著繩子刀子和一瓶耗子藥，讓他爹挑一樣除掉鬼崽。

俺衝過去喝掉了耗子藥，把繩子勒在俺脖子上，又把刀插進俺自個兒的胸膛。

五仙婆：（忙捂她的嘴）甭說這些嚇人的話，夢是反的，正好告咱鬼崽命大造化大，沒人能害他。

金雄媳婦：（抱住頭）這些年，俺自個兒頭痛難忍，老想用斧子把自個兒的頭砍下。眼前老出現各種怪影，六曼七曼和

九曼老跪在俺炕頭上，不哭不笑不說話，眼光冷飈飈的，好像臘月屋簷上掛的冰錐子。俺撲過去想抱住她們，

她們又飛到房樑上，掛在那裏一動也不動，眼光還是那樣冰冷。孩子她奶奶立在東屋的門裏掀開門簾瞅著俺，也不說話，那眼光也是冰錐子。還有一回，俺看到她奶奶、六曼七曼和九曼抱著鬼崽從窗外飛走。二曼三曼四曼五曼也從什麼地方飛來，跟她們一塊兒向著那滿天的星星飛去，個個都化成了亮亮的星星。俺砸開窗子要跟她們飛去……

五仙婆：俺記得了，那天把窗玻璃打破，翻落過去，摔得不省人事，大曼兩口子把你送進了衛生院。

金雄媳婦：俺還上過縣和地區醫院看過，大夫說這叫什麼妄想症，是精神病的一種。不知咋的，俺總想跟她奶奶、六曼她們一塊兒去。

五仙婆：任媳婦，甭折磨自個兒了，人活著就是受罪。說真格的，不受罪，活著也怪沒味兒的。咱沒兒沒女，上沒老下沒小，一人睡夠全家不暈，一人吃飽全家不餓。想找點罪受，比方聽聽爹媽罵，挨挨丈夫打，受受孩子氣，都沒那機會。想替家裏人操點心費點神出點力，都沒那福份。（說到此不禁哀嘆）唉！俺這德性處境本不就是受大罪嗎？

〔她用衣角擦了擦眼淚。這一下子倒轉移了金雄媳婦的悲痛，忙反過來安慰五仙婆。〕

金雄媳婦：她五孀，您甭難過，您就把俺當做親閨女，鬼崽大曼他們就是您的親孫子孫女，咱不就是一家人嗎？咱進屋，俺給您梳梳頭。

〔她說著，扶五仙婆進屋去了。〕

〔圓桌旁，兩個男人的談話聲大了起來。〕

金雄：（煩燥）你這樣做，準要了鬼崽娘的命。

趙住持：（苦口婆心）這事關聯到咱趙姓香火大業，咱要對得起祖宗對得起後輩……

金雄：（打斷）前幾年俺家太晦氣，十二口人連死帶跑少了八個，不能再出事了。

趙住持：這話可不能這麼說。俺找瞎鐵嘴算了好幾次，你家的災禍都是鬼崽帶來的。鬼崽是五煞鬼投胎轉世，是咱趙家百年一劫。

金雄：咱祖上出過鬼崽嗎？

趙住持：出過。上一回劫是光緒年間，五煞鬼投過一次胎，咱莊也出過一次鬼崽，那全家都死絕了，全莊也遭了三次大災，一次瘟疫，死了百來口子，一次山洪，百來戶房子倒塌，還有一次，是鬧義和拳，咱莊三十來個小伙子進京打洋人，後來只逃回一個斷腿的。

金雄：（半信半疑）哪村沒有一點兒災變變的，幹啥只盯著俺家。

趙住持：你家前清還出過一舉人，是莊裏的首富大戶，後來一蹶不振，你是咱趙姓嫡傳，可至今有三代單傳，可謂香火衰弱。算命的說，趙莊龍，在金雄，龍頭挺，龍尾榮，避鬼災，大龍宏，不瞞您說，你家旺家家旺，你家發家

家發。

〔他長輩似地拍了一下金雄。〕

金雄：（似下決心）那您說咋辦？

趙住持：（又拍了一下金雄）還記得不，五年前俺對你說的話，如再生一男崽，人鬼只留一（做斬草狀），留人不留鬼，

留鬼不留人。你好好琢磨琢磨。

金雄：（打了個寒顫）俺咋下手？

趙住持：甭你親自下手，俺自有安排。

金雄：（一把抓住趙住持）你不要做得太狠。

趙住持：（泰然自若）現如今聽說洋人……人家可比咱發達文明，也搞什麼安……安舒服死，就是說，病成像蔬菜的人，

疼痛難熬的人，或沒用的廢人，都可幫助他們快快活活不痛不癢地死去，對他們自個兒好，對家人好，對咱這

社會國家都好，也多省點糧食布料什麼的。咱政府口說不也說什麼優生嗎？優生就是留下管用的，除掉沒用的。

金雄：（仍緊張）莊上人都會猜到是俺下的手，大曼長鎖他們都甭想瞞得住。長鎖說，對鬼崽下毒手，他就會告俺。孩

子他娘說，她就不活了。

趙住持：（顯出不耐煩）俺說那麼多敢情是對著聾子唱梆子——白嚼舌。你這也是積大德，對你媳婦對大曼長鎖都有好

處。沒錯，幹這事是冒點險，但為了咱趙公莊千來口子的長遠……興旺發達，這險就值得冒。

金雄：冒出險來可吃不了兜著走。

趙住持：您把心攔在肚子裏，出了事俺全兜著，好漢做事好漢當，蹲大牢掉腦殼，俺都不含糊。

金雄：（無話可說）那……

〔正在此時，院門外一陣脚步声，並傳來鬼崽的叫聲：“娘，俺回來啦。”趙金雄觸電似地跳起，渾身像篩糠一樣發抖。〕

〔這時，又傳來村裏頑童的哄鬧聲。

鬼崽身鬼崽臉兒

歪鼻子大斜眼兒

糟耳朵爛嘴邊兒

尖腦殼黑斑點兒

缺胳膊少脚尖兒

鬼崽禍鬼崽險兒

〔幕急落〕

## 第四幕 第一場

〔一個月後。天已入冬。趙金雄屋內。〕

〔房間顯然比過去寬敞亮堂得多。屋牆粉刷得雪白，上仍貼著送子娘娘的彩色年畫，只是那幅寫著“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對聯不見了。五彩大花窗簾格外耀眼奪目。透過微開的窗簾，鵝毛大雪飄逸而落。炕上擺著一大疊大紅緞面鴨絨被。炕頭的灶也拆除，改成單純取暖用的暖道口。左側屋角擺著一台二十五寸的大彩色電視和一台錄像機。不遠處有張寫字枱，上有收錄兩用機，旁有落地燈。左側還有一書架，放有一些書籍，架頂上有一大花瓶和地球儀。〕

〔一陣兒歌傳來：〕

老頭子拱著老婆子扭

拱來扭去往前頭瞅

蓋一棟高樓

鋪一地彩繡

抖一身富貴

求一生不朽

金夢兒做得醉人兒瘦

降一條帶把的崽兒狗。〕

〔幕啟。〕

收錄機裏傳出港台女歌星使人魂酥酥的靡靡小調：“桃花江是個美人窩……”金雄媳婦斜靠在炕上軟沙發墊上，半蓋毛巾毯，肚子隆起，隨身子不斷的抽搐而呻吟不已。〕

〔門突然打開，趙金雄和趙住持跑了進來。一邊打掉身上的雪花，一邊唧唧著什麼，金雄媳婦神經質地閉上眼，停止呻吟，裝作睡著了。〕

〔趙金雄聽到小調火冒三丈，衝到收錄機前，按下鍵鈕，歌聲嘎然而止。〕

金雄：娘的，什麼美人窩醜人窩，還嫌俺家不是娘們窩，到處陰了八啣的。

〔換磁帶，收錄機發出高亢激越的河北梆子〔長阪坡〕。趙住持一把按下鍵鈕，戲腔又嘎然而止。〕

趙住持：別嚇著你媳婦，壞了胎氣。（往炕上撩了一眼，悄聲）你媳婦睡著了，咱到東屋去。

〔倆人進東屋，繼續嘀咕，聲音時大時小，有時還爭吵起來。金雄媳婦探身側耳偷聽。〕

金雄：（突然聲高）你說咋辦？

趙住持：甬……甬急，你媳婦怕今夜就要生了。算命的說，人來鬼去不得耽擱。

〔他突然意識到聲音太大，忙壓低嗓子。〕

〔金雄媳婦一驚，猛地起身。兩個男人從東屋走出，見此狀嚇了一跳。〕

趙住持：（關切地）侄媳婦快躺下，別累壞身子。

金雄：（有點心虛）孩子他娘，躺下吧！

金雄媳婦：（狠狠瞪著）你們想殺人！（狂喊）想殺鬼崽……

金雄：（堵她嘴）胡說八道。

金雄媳婦：（掙脫）你這個當爹的比你養的蠍子還毒。

趙住持：侄媳婦，你甬冤枉了金雄。

金雄媳婦：您是俺長輩，咱都叫您叔，鬼崽是您的孫子。您啥時候來，鬼崽都爺爺長爺爺短叫個不停。可您卻把鬼崽

當作眼中釘肉中刺。您殺過他一回，老天有眼，他沒有死。您還想殺他，您不怕老天報應嗎？（尖叫）鬼崽，

俺的鬼崽，你在哪？（暈倒）

〔兩個男人慌忙拾她上炕。〕

金雄：大叔，俺從來沒這樣害怕過，俺看還是留下鬼崽吧！俺不願沒了孩子他娘。俺媳婦這些年來神經一直鬧毛病，尋

死覓活，送醫院就搶救過三次。每天個疑神弄鬼。俺半夜醒來，常常睜見她站在炕頭傻楞楞望著天花板。現如今

俺一點也不敢招惹她。說真格的，俺的神經也快繃不住了。

趙住持：（沉默良久）俺去跟咱傳香會的幾個骨幹合計一下，找一條萬全之計……

〔突然東屋傳來鬼崽的叫聲“娘……”。兩人驚嚇得魂不附體，呆如木雞。〕

〔燈全黑。〕

聚光燈照在舞台左側。〕

〔趙姓傳香會幾個骨幹分子正在密談。他們上方有一牌子寫著“趙公莊趙姓宗親會祠堂”。〕

趙住持：（心有餘悸，不斷擦汗）伙……伙計們，鬼崽……咱……如何處理。

骨幹甲：（不滿地）咱不是合計過了，按計劃執行嗎？既是天意，咱可不能逆天而行。

趙住持：（忙解釋）這……回關大了，一下子兩條人命，鬼崽除了，他娘也……活不下去。

骨幹乙：（有點膽怯）是不好辦，俺看等過些日子等上機會再說吧！

骨幹丙：（退縮）這事俺琢磨，咋做都缺德，甬說那算命的靈不靈，就真有鬼，咱也任其自然，鬼不侵正氣，祖宗保佑

咱，有鬼也不怕。

骨幹甲：金雄媳婦死就死嘛，金雄正當壯年，再給他娶一個，準能下一窩公崽。



骨幹丙：太缺德了，祖宗不會答應。

骨幹甲：（大怒）你他媽的瓜子裏的蟲，充好仁（人）來了。

趙住持：有話好說，急個球。

骨幹甲：俺圖啥？還不是為了咱莊的安危，甬說咱平頭老百姓，就連那些大官們，也不幹著丟兵卒，保將帥的勾當麼？  
拿上面的話說，這叫為長遠的利益，犧牲局部和暫時的利益。

骨幹乙：（調停）你二位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得得，把你倆的主意揉巴揉巴再切一半。

趙住持：咋個切法？

骨幹乙：（賣關子）這……

骨幹丙：你別豬八戒玩媳婦——圈裏拱。

骨幹乙：照俺看，要幹，可眼下不成。啥時幹，得等火候。

趙住持：為……為這事……金雄都快神經了，俺也頂不住了。

骨幹乙：別他媽兒媳婦的大肚子，給誰裝孫子。

趙住持：咋兒個夜裏俺做了個夢……

骨幹丙：夢？啥烏夢，咱給圓圓。

趙住持：俺夢見鬼崽光著屁股戴著烏紗帽，翹著二郎腿，坐在公案台上，喝令二曼姐兒七個一字排開，手裏都拿著大捧子，逼俺跪下，俺腿軟得早站不起了，屎尿拉了一褲襠。一眨眼皮，那公案台咋成了大棺材？金雄他娘從裏面爬出來，姐兒幾個把俺塞進棺材，一釘棺材，那裏頭黑乎乎的，連氣都喘不過來……

骨幹甲：（不耐煩地打斷）夠了！耳朵都聽出繭子來了。

骨幹乙：（靈機一動）有招了。

骨幹甲：有話就說，有屁就放。

骨幹乙：大伙兒都說什麼天意，咱就寫上三個簽……

骨幹丙：瞧，又玩花屁股了。

骨幹乙：一個是“不幹”，一個是“快幹”，還是一個是“緩幹”，抽上哪個就哪個。

〔骨幹甲丙還有點猶豫〕

趙住持（思忖一下）就這麼著，聽天由命。

〔骨幹乙寫了三個簽，放圓筒裏晃了十來下。〕

骨幹乙：誰抽？

骨幹甲：每人抽一個。

骨幹乙：老太太上雞窩——奔（笨）雞又奔（笨）蛋，每人抽一個還是各按各的辦。

〔大家互相謙讓，最後還是推選趙住持。趙住持戰戰兢兢伸進手去……正在這時，彷彿聽到鬼崽的叫聲：“娘……”他渾身像篩糠。骨幹乙一推他，他趕緊抓了一個簽，一打開，四個腦殼都湊到一起，同聲念到：“不幹”。〕

〔聚光燈暗〕

## 第二場

〔燈光亮。〕

仍是趙金雄屋內。

金雄媳婦獨自一人站在屋子中央，失神地望著天花板。〕

金雄媳婦：咋辦呢？這五年俺受盡煎熬。打生下鬼崽後，俺就發誓不再生崽。鬼崽就是俺的命根子，他的每一根毛髮都連著俺的心。

〔她慢慢踱到窗前，拉開窗簾，鵝毛大雪漫天飄舞，一片銀色的世界。〕

金雄媳婦：為了護住鬼崽，兩次懷胎俺都想法流掉了。後來俺覺得對不住金雄，再說，鬼崽也長大了，金雄不會再害他，哪想到金雄還沒死心！

〔她又蹣跚到花瓶前，下意識地把絹花瓣一瓣一瓣撕下，向空中扔去。〕

金雄媳婦：這肚裏的崽一出世，鬼崽就要死去，兩崽只能留一個……

〔她突然覺得肚子一陣絞痛，便縮成一團。〕

金雄媳婦：肚裏的崽也是俺的崽，他的小脚小拳頭頂著俺的肚皮，多有勁啊！長大準是個棒小子（閉眼遐想）。他長得又俊又壯又聰明，上學堂，上大學堂，娶個花一樣的媳婦，生一窩帶把兒的小公崽。

〔燈光減弱。〕

一片迷迷茫茫。

她恍恍惚惚像在夢境。

窗子的玻璃全打開了，像透空的銀幕。雪霽天晴。

二曼和其他六個姊妹在窗外依次飄然而過。〕

二曼：娘，咱姊妹幾個看您來了。

金雄媳婦：你們上哪兒去了？

二曼：（神秘地一笑）在仙子住的地方……

三曼：（快活地）在那兒咱可自由自在了。

四曼：（邊舞邊說）沒有人欺負咱。

五曼：（從後面抱住二姐）娘放心，二姐待咱可好了。

〔突然，四個曼子消失了。一陣寒冽冽的風掃過。六曼七曼和九曼背朝著窗子。〕

金雄媳婦：六曼，七曼，九曼，你們轉過身來，跟娘說句話呀！

六曼：（聲音低沉啞）娘，您不能看咱的臉，怕嚇著您。

七曼：（哭腔）俺爹這麼狠，俺還不如羊。

九曼：（大哭）娘，九姊妹中俺最小，才五歲就離開了這個世界。俺病了，爹連理都不理。那時娘尋死不成，昏迷不醒，

大姐到縣裏學習去了，八姐比俺只大兩歲，上山砍柴，摔傷了腰，跌破了腿，哭著喊著沒法動彈，傷口都長蛆了。金雄媳婦：（心痛欲碎）俺那可憐的閨女……

九曼：俺發燒四十多度，一連好幾天，連口熱水都喝不著，頭髮掉光了，牙床舌尖和嘴唇都爛了，俺硬撐著爬到大水缸

邊，蹬著板凳想喝水，誰知一頭扎進去，就再沒有爬出來。第二天爹才發現，提起俺一條腿，拉了出來，用破炕席一卷，扔到一邊。大姐葬俺時說的話俺都聽到了……

〔傳來大曼帶著哭泣的聲音：“九曼，俺的小妹，你比大姐俺晚生十幾年，卻比你大姐俺早死幾十年……”〕

〔金雄媳婦痛不欲生，嚎啕大哭。〕

突然，東屋門簾掀開了，金雄娘站在門間。〕

金雄娘：杏妮子，杏妮子。

金雄媳婦：娘……（泣不成聲）

金雄娘：你好苦，你活著比俺死了還苦。俺和你的幾個閨女皮肉不再受苦了，咱不知疼痛，不知道饑渴，不知道冷熱，咱是鬼，當鬼比當人強。

金雄媳婦：娘，俺要跟你們一塊兒去。

金雄娘：不成，你肚裏還有個崽。

金雄媳婦：正是有這一個崽，金雄要把鬼崽殺死……

金雄娘：（哭泣）金雄，俺那孽子，他太狠心了。

金雄媳婦：娘，俺咋辦？（聲嘶力竭）

〔金雄娘倏然消失。一陣狂風吹來，門簾劇烈地晃動。金雄媳婦轉身向窗台奔去。又一陣狂風吹來，窗簾也劇烈地晃動。六曼七曼和九曼剎那間無影無蹤。窗外暴風驟然呼嘯，亂舞的雪花飄進屋內。〕

金雄媳婦：（高叫）五曼，六曼，九曼——，等著娘……

〔窗外響著跌宕起伏的回音：“娘，娘，娘……”〕

金雄媳婦：（絕望無助）俺咋辦，咋辦？

〔她走到東屋門，掀開門簾。〕

金雄媳婦：八曼，鬼崽，你們姐兒倆睡著了。（進屋）

〔大門忽然開了，風夾雜著更多的雪花捲了進來。金雄媳婦從東屋走出，悵悵地走進大門，迎著撲來的風雪呆立。一會兒，又猛然轉身走向東屋，掀開門簾，自言自語。〕

金雄媳婦：八曼，鬼崽，以後你們得自個兒照顧自個兒了。鬼崽，不是你娘太狠心要離開你，俺在你就活不下去。你和小兄弟只能留一個。你小兄弟還沒出生，還沒嚐到人間的辛酸苦辣甜，咱就甭讓他來到人世間走這一遭了。

〔風更猛烈了，寒風像刺錐般襲來，金雄媳婦不禁抱住自己雙肩，渾身抖瑟。〕

金雄媳婦：大曼長鎖，求你們多照顧弟妹。金雄子，俺也對不住你……

〔她衝出門，吞沒在暴風雪的夜幕中……〕

〔燈全黑。〕

聚光燈照在舞台左側。

金雄媳婦站在崖頂上，風雪在她身邊飛舞。隱約可見巨岩上的三個大字（陰界崖）。〕

金雄媳婦：（似乎即將解脫）春花妹，俺對不住你。本來，你和金雄是一對好夫妻，你會為他下一窩帶把兒的公崽。俺害了你，也害了俺自個兒。你早就去了，可俺要比你多受二十五年的罪……

〔她脫下外套，向崖下扔去。那衣衫在山谷中盤旋飄逸。〕

金雄媳婦：（用最後一口活氣狂喊）鬼崽，娘在九泉之下保佑你……

〔山谷里裏振蕩著巨大的回聲……〕

〔幕急落〕

尾聲

〔七年之後，即一九九二年的清明。漫天愁雲，陰雨靡靡。〕

趙公莊陽福山陰界崖附近的山坡上。遠近都種滿了果樹，多年水土流失的荒山都開始覆蓋綠色的植被。

山腰林深處隱約露出娘娘廟的琉璃瓦檐。山坡左側立著一個大合葬墳，墓碑上用紅字刻著（賢妻趙張氏杏妮暨三女六曼七曼九曼之合墓）。〕

〔幕啟。〕

趙金雄呆立在墓前面目憔悴，兩鬢斑白，神情黯傷，剛五十歲的人已然蒼老頹衰。身上已被細雨浸透。〕

金雄：（帶哭腔）杏妮，孩子他娘，把俺千刀萬剮也還不了你的情。俺不是人，是毒蠍，比毒蠍還毒。俺把你逼瘋了，

殺死了你和最後一個崽，殺死了俺娘，殺死了六曼七曼和九曼，二曼幾個妞也不知死活。昨兒個鬼崽也走了，才十歲的孩子就離開家，不知到哪兒去了。

〔他痛心疾首，猛地跪下，又點起一柱香，插到墓前的香爐上。〕

金雄：杏妮，你饒了俺吧！那夜你要等多等一會兒，俺趕到家，會說個明白。俺最終不想害鬼崽，連趙大叔和傳香會都改變了主意。

〔他突然怒火中燒，站起身來。〕

金雄：俺真恨，這幫鼓搗俺起壞心的王八蛋……

〔他悲憤欲絕，抱住墓碑，用頭猛撞。〕

金雄：俺也要跟你去。

〔燈全黑。〕

聚光燈照著墓頂。

金雄媳婦立于其上，冷氣颼颼但神態楚楚動人。〕

金雄媳婦（娓娓而談）金雄子，太晚啦，啥都太晚了。俺不怪你也不恨你，俺也對不住你。咱這個家還有指望……

金雄：咱還有啥指望（萬念俱灰）。

金雄媳婦：大曼長鎖的事業日日紅火。他倆還為村裏辦了不少好事（手一指遠處）瞧那漫山的果樹，誰不誇他倆。二曼

幾個妞也要回家。你再娶個媳婦，和和美再過一遭。你還會有一窩帶把兒的公崽。

金雄：（悲切地）俺不要，你回來吧，鬼崽他……

金雄媳婦：（一驚）鬼崽咋啦？

金雄：（語無倫次）走了……離家……他……

金雄媳婦：（拭淚）俺最掛心的就是鬼崽，老天對他太不公平了。

金雄：（站起）都怪俺。你走後俺神經失常，有時吃喝拉撒睡自個兒料理不了。大曼長鎖到東洋取經謀買賣，一走就是

大半年。八曼進城上中專。鬼崽這孩子受罪呀！學堂不收，收了也是挨打挨罵受侮辱。這孩子常常都是傷一塊腫

一塊地回來了。

金雄媳婦：（泣不成聲）俺那苦命的崽……

金雄：鬼崽回來還要受俺的打罵，俺連畜生都不如。

金雄媳婦：金雄，別的事俺都可以原諒你，你這樣對鬼崽，俺永遠不會寬恕。你回吧！俺走啦……

金雄：（衝上前）杏妮……杏妮……

〔燈光亮。〕

趙金雄清醒過來，發現自己孤零零地趴在墓前，禁不住大聲痛哭。

大曼、長鎖、八曼上，見狀，快步上前，扶住趙金雄。

大曼身穿深綠色風衣，顯得比以前豐韻成熟，一雙眼神自信而具魅力。」

大曼：爹，別傷著身子，咱回來了。

〔趙金雄抬起昏花的眼睛，像撈著救命的稻草。〕

金雄：大曼，你們回來了，俺對不住你們。

大曼：（安慰）爹，您甭這麼說。瞧，您都濕透了。

〔她一把雨傘擋在趙金雄的頭上。〕

〔八曼一副時髦女中學生的模樣，留著披肩長髮，穿著皮夾克和牛仔褲，手裏撐著一把大紅折疊傘。〕

八曼：爹，大姐和姐夫專程去學校把我接了回來。

〔董長鎖身著棕色風衣，頭戴鴨舌帽，比以前老練持重，舉止得體，頗有風度，一副有教養而又事業成功的企業家派頭。〕

長鎖：（站在一旁自言自語）趙家的悲劇，發生在本世紀最後二十年，是中國農村家庭悲劇的一個縮影。以死後的厚葬，

來代替生前的薄待甚至虐待，又能補償什麼呢？（陷入沉思）一位哲人說過：“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幸。”依我看，再加一句：“生也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

大曼：（興奮）爹，二曼她們有下落了。（拿出一封信）

〔響起了二曼的聲音，在場的人屏息聆聽：〕

——大姐，請原諒我們。十年了，當初咱四姊妹出走時曾立誓，不混出個人樣絕不回家。那夜，咱四姊妹帶著求生的欲望，冒著風雪，沒盡沒頭地走著。後來，終於爬上南下的火車，流浪了三個多月，沒有找到那兩個人販子，也幸虧沒有找到。聽人說，被賣掉的姑娘可慘了，有的還被賣到泰國等東南亞國家賣淫，不少還丟了命。咱四姊妹受了無數的艱難和屈辱，終於到了迷一般的深圳特區，開始了新生。

〔聽到這裏，大曼捏住長鎖的手放開了，八曼瞪得溜圓的眼睛鬆弛下來，趙金雄輕舒了一口氣。〕

〔二曼的聲音在繼續。〕

——十年了，咱四姊妹幹過餐館跑堂的，旅館清掃的，工廠幹粗活的，無論多麼艱難，咱四姊妹始終互相照應。欺詐、恐嚇、脅迫、誘惑和蔑視都沒有動搖和拆散咱姊妹。如今情況總算好起來了。二曼在一家合資電子廠當了副廠長，廠裏還送她到廣州暨南大學進修企業管理；三曼現在是一家大飯店餐飲部的經理，經常往返於港深兩地；四曼與人合作開了一家美容院，遠近馳名；五曼當時年紀小，三個姐姐供她上完了初中，後又考上工藝美術專科學校，畢業後在一家廣告公司做事，現已是業務大拿。〕

〔聽到這裏，八曼禁不住歡呼雀躍。〕

〔二曼的聲音在繼續。〕

——大姐，別怪咱四姊妹太絕情，你知道，家庭不幸帶來的心靈創傷，是歲月的流失難以癒合的。我們走時留下的那封信有句話你還記得吧，「等我們混出人樣，一定會孝敬俺娘」。

〔聽到這裏，在場的人都慘然淚下。〕

〔二曼聲音在繼續。〕

——小弟上次大難不死，現在有十歲了吧！他怎麼樣了……

大曼：（抽泣）我沒當好大姐，對不起鬼崽，我被事業成功沖昏了頭。

長鎖：（摟住大曼）我這個大姐夫也沒盡職。起初我總教他各種知識，後來也被事業纏住了，顧不上他。

大曼：鬼崽弟天性聰慧，一點就通，甚至不學自通，無疑是個極有天賦的兒童。

八曼：咱家養殖場的帳目和文書好多都由他處理。

長鎖：的確，他是我和大曼的好幫手。

大曼：可惜咱國家沒有供這樣的殘疾人深造的地方。

八曼：（深情地回憶）我捨不得離開鬼崽，想不到城裏中專去，鬼崽三天不吃不喝不睡覺，只是痴痴呆坐。我拗不過他，

決定去，他才笑了，摟住我說，這才是俺的好姐（難過地哭泣）。

〔五仙婆匆匆而上。〕

五仙婆：大曼，昨兒個鬼崽上俺家，只說了一聲“五奶奶，您多保重”就走了。俺還挺納悶，這崽咋的啦？俺真老糊塗，

當時沒轉過筋來。

〔二賴頭邊跑邊嚷嚷，手裏拿著一封信。〕

二賴頭：大曼，昨兒個鬼崽碰見我，說“銀栓哥，等俺大姐回來，把這信給她”。問是誰的信，他說不知道，怕攔在家弄

丟了。當時我只願燙我那套洋服準備見客，也就沒多留心。我真是個王八蛋！

大曼：（接過信）是鬼崽寫的……

〔燈全暗。〕

追光燈照在舞台右側。

鬼崽的背影。他背著一個小鋪蓋卷，拄著一個架拐，頂著濛濛細雨，一瘸一拐地在那無邊無盡的山道上蹣跚而行。〕

〔鬼崽那稚氣而又早熟的話音。〕

——大姐大姐夫、八姐，我走了，請不要生我的氣。娘給了我一個殘缺的身，卻給了我一顆過於早熟的心。我的出生就是使家人、鄰人和一切人受罪。咱家的不幸，都是因為我來到這個世上，我想找我自己的歸宿，現在還不知道是在哪裏，但我已有了一個朦朧的影像，就是到那遠離人世喧囂的地方，讓心靈與大自然和大自然背後的神秘世界相合。

放心吧！我絕不輕生，我要在頑強的求生中獲得永恆的在。忘掉我，咱家的厄運已過，好運在前。我不記恨咱爹，也不記恨任何人，我在哪裏都保佑你們和咱爹平安如意。鬼崽敬上。

〔追光燈隨著鬼崽的背影，一直消失在山野盡頭。〕

〔傳來一群頑童的哄鬧聲。〕

鬼崽身鬼崽臉兒

歪鼻子大斜眼兒

糟耳朵爛嘴邊兒

尖腦殼黑斑點兒

缺胳膊少脚尖兒

鬼崽禍鬼崽險兒。

〔幕徐落·全劇終〕